



扫描二维码
看精彩视频



为云和文化发展奉献一生的陈惠民

北大才子“惠民”路

■本报记者 胡建全 陈炜芬 通讯员 严晶晶 陈雅雯/文 本报记者 程昌福 兰雷伟/图



融科技与传统文化为一体的地平节气日晷



给妻子讲解积木足球设计原理



研发木玩产品



利用电脑语音功能撰写、创作



阅读是他最大的爱好

初春，云和县图书馆。荣誉馆长陈惠民与退休前一样，每天坚持“打卡”上班。花园里，成片的杜鹃花叶如碧波翠浪般覆盖在花坛上。这是他多年前种下的，长势像极了自己在云和半个世纪的“惠民”之路。

以图书馆为平台，颁发“爱才奖”持续40年；以乡土风情为素材，抒写“山水云和、童话世界”的华美诗篇；以神秘数学为主攻方向，打造木玩文化的生趣盎然……

77岁的北大才子陈惠民，从未卸下为云和作贡献的“担子”，始终在“全速奔跑”。

北大才子“落户”山村

见到陈惠民时，他裹着一件黑色中长款夹克大衣，质朴、温厚、不苟言笑，仿佛刚从一本笔画饱满的线装书里走出来。随着他的娓娓道来，一段值得品味和铭记的时光，在眼前缓缓铺开。

出生于黄浦江畔的陈惠民，是在老城隍庙的玩具堆和福州路的旧书店中长大的。

1970年夏，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陈惠民，在毕业时遭遇“文革”，被分配到地处浙西南的小县云和。车在山道上颠簸，朝着大山深处的褶皱一路前行，将他送到了海拔1070米的黄家畲村，成为一名初中数学老师。

告别了南京路、未名湖、王府井，24岁的陈惠民开始了他从未想过的人生。

课堂里是不会说普通话的学生，生活中是每月28斤的米和仅有的4两油。从未干过农活、烧过饭的北大高材生，不得不硬着头皮适应这里的生活，挑水、砍柴都得从头学起。

一次，他看到学生爬到树上砍树枝，便“照葫芦画瓢”，却不慎捅到蚂蚁穴，全身被叮咬。“雪上加霜”的是，他砍下的是没人要的漆树，导致全身过敏好多天。这种陌生的日子，将怀抱理想的他打入“谷底”。“我时常想到两个人，苏东坡和范仲淹，常用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名句给自己打气。”

休憩时，学生给他表演竹笛演奏、毛竹荡秋千，跳《北京的金山上》……家访时，他目睹了山里人的纯朴和对知识的渴望，深感“种文化”的迫切。

周末的大多数时间，他喜欢待在宿舍，与各种书籍为伴，“很轴也很宅”。除了一床打着补丁的棉被外，房内最多的便是书，“堆在随手可以拿到的各个角落”。

这个习惯，后来也被36岁的陈惠民带到云和县图书馆。

从乡下学校到县城图书馆，陈惠民如鱼得水：这意味着自己不在任何一个学术梯队中，也意味着可以时时读到包罗万象、与社会同步更新的藏书，随心喜好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。当时的老馆建在祠堂里，面积小，藏书也不多，书籍借阅等日常工作全靠人工登记，费时费力。即便条件简陋，他依然尽己之力扶持当地阅读文化。

“爱才奖”颁了四十年

1983年，刚上任馆长一年的陈惠民认为，小县城要发展必须靠人才，便以图书馆为平台，设立“爱才奖”。

“爱才奖”没有奖金，最初只有证书和一枚做工略显粗糙的铜质方牌。

方牌是陈惠民找人专门定制的，正面刻有“惠泽留芳”四字，背面的表格内印有A至Z的字母，是图书馆各种书籍的分类，且AZ恰好与吴语方言中的“爱才”谐音。

“爱才奖”每两年颁一次，每次评选出十名以内的优秀人才，设立至今已40年。

获奖者从百科到百业，从本土到世界：他们既可以是土生土长的云和奋斗者、为云和作贡献的外来人士，也可以是驰骋全球的云和籍同胞。于是，山水诗人与玩具工匠、环卫工人与香菇师傅、医学娇子与新闻大咖、非遗传承人与木雕艺人纷纷亮相颁奖台。

一位当地画家为获此奖，蓄须明志，直到获奖时才剃去留了多年的胡须，穿上正装去领奖；一位知名学府的大学教授，千里迢迢赶来，只为领回一枚小小的奖章；一名获奖者，将铜质方牌反复抚摸后装入锦盒，锁进保险柜。

日本株式会社大富董事长张丽玲说：“来自家乡的关怀与鼓励，是一件令人无比激动和幸福的事！”

浙江大学教授、博导张应杭说：“我特别珍惜来自故乡的‘爱才奖’，我将以它为自己学术人生的新起点，用自己毕生的努力回报故乡的养育之恩！”

……这些获奖者，除捧回奖牌外，每人还会得到一份由陈惠民撰写的颁奖词。2015年底，《爱才奖颁奖词集》问世，里面收集三十多年来的236篇颁奖词。

一篇颁奖词不过寥寥百余字，在陈惠民笔下却有千钧之重。他对每篇颁奖词都字斟句酌，或引经据典，或直抒胸臆。为了写云和籍乡贤、台湾新竹交通大学蓝若天教授的颁奖词，陈惠民研读了他三十多万字的著作，这才有“辨析旧说之谬讹，累积合理之涓滴，汇聚顺畅之理论巨流”的真挚评价。

40年间，“爱才奖”这项有温度、有力量、有表情的创新评价机制，一直活跃在云和人民的视野中，成为众多游子连接家乡的一抹“乡愁”。

陈惠民则把自己和那份“知之愈深，爱之弥坚”的惜才情怀，深藏其后，甘当“无名者”。

云和的“百科全书”

说陈惠民是云和“百科全书”，最为恰当不过。

在现任图书馆馆长潘丽敏眼里，“我们都是老馆长带出来的，他从不拒绝为云和做事，把一切都给了云和”。副馆长刘海燕和陈丽红说：“陈老师什么都懂，快80岁了还有点儿小孩，对话、数、英特别痴迷。”

23年前，县城凤凰山脚下的一块“边角料”，在陈

惠民的规划设计下，落成为一座江南古典园林式的国家一级图书馆；藏书20余万册，绿化面积超过60%，并同步创建了以木玩、童话、景观、设计为特色的玩具博物馆，当地百姓引以为豪。

他一直潜心研究云和文化，曾是省、政协委员，坚持参政议政、贡献智慧：提出“山水云和、童话世界”的城市品牌，挖掘云和女神文化、玩具文化、冶炼文化、梯田文化，为道路公园命名，为当地村落量身定制导游词……云和人都说，“他比云和人更懂云和”。

在服务云和玩具业的过程中，他以玩具数学为主攻方向，从积木足球的两面角、小鸟客栈的三脚马，到民间益智游戏的华容道、中国木拱桥、金字塔锁球……他常常用一年时间，解决一个数学问题，“将IMPOSSIBLE转换成I'M POSSIBLE”。

地平节气日晷，是他最新的一项研发成果：以每天太阳的位置变化，对应相应的节气。不久后，这件富有科技含量和传统文化内涵的木玩产品，将成为当地一村落的新景观。

于他而言，与北京同经度、与珠峰同纬度的云和，有着令人着迷的乡土文化，激发出无限的创意——

“雏菊花拼板”，源自云和银矿文化；“鸳鸯礁”“环球节气日晷”“环球日出日落时钟”等，映射云和梯田文化；“金字塔锁球”，来自云和的抗战文化……它们既是木制玩具，又是旅游景观，呼应着云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。

当然，陈惠民也有不为人知的“秘密”。

由于先天不足加上常年高强度用眼，他的视网膜萎缩，感光细胞近乎死亡，“几乎成了盲人，我办过残疾证的”。上街出行，妻子会走在前面，充当他的“盲杖”。他辨不清任何一张脸，却被误认为“不爱搭理人”；他没办法从衣柜里找到自己的衣物，生活上处处要人照顾；岳母责怪他是个“书呆子”，妻子则疼惜他“永远让人操心”……

即便如此，陈惠民探求云和乡土文化的热情丝毫不减：阅读纸质文献，用高倍放大镜；遇到电子文档，借助听书机把文字资料转化成有声文档。为了创作，他利用电脑语音提示功能，一字一词完成输入……

年轻时，陈惠民曾有机会离开云和，但他没有走。如今，儿子是外企工程师，女儿是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，“留在云和，他更安心了”。

“我这辈子最亏欠的人，是98岁的母亲。”提及母亲近年行动不便，一直由妹妹照顾，他有些哽咽，“上海的老房子拆迁了，两年后拿到新房，到时我要回上海多陪陪她”。

生活在第二故乡53年，这里的一屋一字，一草一木，都是他所热爱的。对图书馆的每个角落，他更是熟悉不过，可以自由穿行，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。

每逢工作日，陈惠民都在馆内专属的研究室里，书写资料、探索琢磨——如同花园里的杜鹃花叶，一年四季，绿得沁心澈腑。



“爱才奖”铜质方牌



木玩“古算瑰宝”



木玩“华容道”



金字塔锁球